

香港
小說台

七步驚龍



目 录

第一章	秋水芙蓉.....	1
第二章	瞎眼佛婆.....	41
第三章	黄山石室.....	113
第四章	各怀机心.....	191
第五章	六脉真气.....	231

目 录

第 六 章	埋恨谷.....	271
第 七 章	磨刀老人.....	345
第 八 章	七步掌法.....	384
第 九 章	羊角老妖.....	424
第 十 章	忠州大侠.....	463
第十一章	狼姑婆.....	499

目 录

第十二章	天人不容	535
第十三章	形势危急	572
第十四章	独力回天	616
第十五章	因刀成仇	653
第十六章	故意射镖	691
第十七章	初露头角	731
第十八章	一步登天	763

目 录

第 十 九 章	酒楼双奇.....	307
第 二 十 章	月夜下书.....	845
第二十一章	真假之争.....	886
第二十二章	随驾出巡.....	925
第二十三章	磨刀献策.....	962
第二十四章	四九刀阵.....	1003
第二十五章	众叛亲离.....	1047

第十九章 酒楼双奇

麻绳可不像寒暑表上的玻璃管，两人贯注的内力，也不是寒暑表玻璃管里的水银，遇热上升，遇冷下降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

但两人此时各把内力贯注到麻绳之上，这一情形却和寒暑表差相近似，一个稍一疏忽，另一个的内力，就乘虚逼进甚多，等到另一个全力反逼，先前乘虚逼进的又缓缓退却。

反正此退彼进，此进彼退，不进则退，不退则进，最后，两人功力悉敌，就僵持住了。

我无法把你逼退，你也无法逼进分毫，双方内力，堵住麻绳中间，一动不动。

这一进进退退，以至最后的不进不退的情形，除了两个当事人之外，外人是无法看到的。

外人所能看到的，只是在比试开始之时，任驼子身子微微往前倾出，此后两个人各自稳立不动，两人手中握着的麻绳，挣得笔直，如此而已。

根本不见他们你拉我挽，这才是真正的比拼上内力。

冯友三看得暗暗惊异不止，任驼子是崆峒派有数高手，积数十年修为，内力何等精纯？

云如天轻轻年纪，居然能和他抗衡内力，居然支持了这

些时候，还不见败象，岂非奇迹？

他边上姬红药也转过身来，轻声道：“云大哥，他们怎么不用力拉呢？”

君箫道：“他们是比拼内力。”

姬红药道：“我知道他们是在比拼内力，但也可以拉呀，哦，你看他们两人，谁会赢？”

君箫道：“这很难说，比拼内力，和比试武功不同，有不得丝毫差池，只要两人之中，谁的内力稍差：谁就会支持不下去。”

姬红药道：“我是说，你看他们谁会获胜？”

君箫道：“任老师极为沉稳，看去修为极深，不可能落败，云如天年纪轻，功力虽然不弱，但一个人的内功修为，须得按部就班，累积而成，修为浅近，自然比不上修为多年的人……”

姬红药道：“你这是说云如天不如任老师了？”

君箫道：“我说的是一般常情，但也有出乎常情之外的……”

姬红药道：“怎么叫出乎常情之外？”

君箫道：“譬如另有奇遇……”

姬红药问道：“什么奇遇呢？”

君箫被她问得一窘，说道：“譬如服了什么仙丹，或是练成了某种绝世神功……”

姬红药嗤地笑道：“你说的太玄了，仙丹到哪里去找？”

君箫也自知失言，不觉讪讪地道：“我说的是奇遇，自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。”

就在两人喁喁低语之时，只见冯友三迅快地站了起来，

举手道：“二位请住手，一炷香的时光已到，第三场云壮士已获得通过。”

任驼子、云如天同时松手，丢弃了手中麻绳，走出白粉圈。

任驼子呵呵一笑，拱手道：“恭喜云老弟，顺利通过三场比试，云老弟轻轻年纪，能有此造诣，前途不可限量。”

这倒是他的由衷之言。

云如天连忙拱手道：“任老师过奖，在下江湖末学后辈，今后还要任老师多多指教。”

任驼子连声道：“好说好说。”

两人说话之时，已经回到阶前。

总管冯友三已经率同光禄堂管事沈功甫、鹤寿堂管事马天行降阶相迎，冯友三堆起一脸笑容，当先拱手道：“云壮士接连通过三场比试，可喜可贺，兄弟代表光禄堂，藉表欢迎之忧。”

一面指指沈功甫道：“这是光禄堂沈管事，云壮士就请暂在光禄堂小住，等总镖头回来，自有适当安排。”

沈功甫连忙抱拳为礼。

云如天拱拱手道：“在下初入江湖，还要总管、管事多多加以指教。”

看来他倒是挺随和的。

说话之时，冯友三引着云如天跨上石阶。

君箫当先站起身来，姬红药也跟着站起。

冯友三给两人引见，含笑道：“这位是本楼创办人的二千金姬二小姐，这位云少侠，号惊天，不但和云壮士同宗，而且和云壮士大名，只有一字之差，实在巧合得很，二位应

该多亲近亲近。”

云如天举目朝姬红药、君箫两人，打量了一眼，一个娇娆如花，一个少年英挺，并肩站在一起，当真是天生一对，他朝二人抱抱拳道：“姬二小姐，云少侠请了。”

君箫跨前一步，含笑道：“恭喜云兄，三场比试，顺利通过，在下和云兄，不但是五百年前共一家，最巧的还是连名字都只有一字之差，旁人听来，倒像是同胞兄弟一般，兄弟也住在光禄堂，今后如不见外，就以兄弟相称如何？”

他因目睹云如天三场比试，心头十分关切，不知不觉间，对他产生了相当好感，故而大有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。

他在说话时，本待伸过手去，和云如天握手，但云如天只作不见，并未伸出手来，只得作罢。

云如天淡淡一笑道：“云少侠好说，在下只怕高攀不上。”

他话说得谦虚，但却是婉拒了。

冯友三怕君箫面上不好看，连忙含笑道：“功甫，你陪云壮士到光禄堂去休息。”

沈功甫应了声“是”，一面朝云如天抬抬手道：“云壮士请随兄弟来。”

云如天朝任驼子、冯友三、君箫等人拱手为礼，说道：“在下告退。”

举步随着沈功甫身后而去。

任驼子起身道：“冯总管，老朽等人也告退了。”

他一站起，屠青庭、凌飞白也跟着站了起来。

冯友三神色恭肃，躬身道：“有劳任老师三位，在下恭送。”

任驼子咧嘴一笑道：“冯总管不用客气。”

随着话声，当先朝长廊上走去。

君箫只觉那走在最后的凌飞白，神情倨傲，临行时，还冷峻地扫了自己一眼，大有傲气凌人之概！

姬红药回头道：“云大哥，我们也该走了。”

君箫一拱手道：“冯总管，在下告退了。”

冯友三慌忙拱手道：“云少侠好说，二小姐，恕兄弟不送。”

姬红药可没有去理他，拉着君箫就走。

他们绕过回廊，从一道月洞门出去，又是一条铺着花砖的长廊，檐前护以朱红雕栏，栏外一排花架，放置着许多盆栽花木，雅静得出奇！

姬红药边走边道：“云大哥，你看那云如天这人如何？”

君箫道：“此人年事不大，武功出众，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。”

姬红药披披嘴道：“我看他也不过如此，哼，他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君箫道：“他又没有得罪你，你怎会对他存有偏见？”

“偏见？”

姬红药哼道：“你真是健忘，方才你对他一腔热忱，没看他那副冷漠的模样？教人看了就有气。”

君箫笑道：“哦，也许他不习惯和陌生人打交道。”

姬红药披嘴道：“他又不是姑娘，还怕陌生人。”

几句话的工夫，已经走到长廊尽头，左壁，钉着一方木板，上书：“严禁外人擅入”六个朱字，君箫不觉脚下一

停，问道：“这里面是什么地方？”

姬红药道：“花园。”

君箫道：“上面写着‘严禁外人擅入’，我进去不方便吧？”

姬红药娇笑道：“你这人真是，有我替你带路，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去的？”

方才冯总管说过：她是聚英楼创办人的二千金，有她带路，那自然没有不能去的地方了。

君箫自然想知道聚英楼更多的秘密，当下也就不再作声，随着姬红药进入了月洞门。

这座花园，占地不小，到处花木成林，清溪如带，在花林之间，还点缀着不少亭台楼阁。

两人沿着一条白石铺成的小径，曲折而行。

君箫故意问道：“花园为什么要严禁外人擅入？”

姬红药不经意地道：“你猜猜看？”

君箫道：“外面是光禄堂，这外人自然指住在光禄堂的人了。”

这话自然是有意试探的。

姬红药是个不善心机的人，眨眨眼，笑道：“很接近了。”

君箫道：“至于这里住的是什么人，我就猜不着了。”

两人走过小桥，一边是一片河塘，沿着荷塘，绿柳如线，轻风徐拂！

姬红药一手拉住了一根柳条，转脸嫣然笑道：“告诉你，这里就是景福堂。”

“景福堂！”

君箫其实早就猜到了，因为方才任驼子三人，就是从长廊这边走出去的，他故意作出吃惊模样，然后又羡慕地道：“景福堂是在花园里，果然比光禄堂舒服多了。”

姬红药偏着头，低低地道：“景福堂是专门接待九大镖局经过这里的人住的，能住在景福堂来的人，都是职位较高的人，譬如你被派到某一地方去当分局的负责人，因事经过南昌，就可以住到景福堂来了。”

君箫摇摇头道：“我可不敢存此奢望。”

姬红药道：“这有什么不可以？姐夫他能当九大镖局的总镖头，你自然也可以当九大镖局的副总镖头了。”

话说出来了，她粉脸上突然飞起来一片红晕，艳如朝霞，尤其一双黑白分明的剪水双瞳，既不敢正面看他，却又偷偷地瞟着君箫，流露出少女的无限娇羞。

君箫自然听得出来，这话就是傻子也听得出来，姐夫可以当总镖头，那么当副总镖头的，自然是妹夫了，难怪她要脸红！

君箫脸上也有些发热，但他戴了面具，脸红自然红不到面具上来，他此时只有装作不懂，问道：“红药，方才听冯总管说，令尊是聚英楼的创办人，也在这里？”

这话当然仍是试探她的口气。

姬红药不经意地道：“爹不管这里的事，这里早就交给姐夫了，爹他在黄竹。”

君箫不知她说的“黄竹”，是什么地方，但他不好再追问下去，姬红药是个没有心机的人，你如果追根问底，也会引起她的疑心。

荷塘旁，有座假山，假山上，再从曲折的小径，有座亭

子。

姬红药领着他穿入山腹，登上假山。

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，登高了，视野自然广阔。

这座假山，高出围墙很多，站在假山上，照说应该整个花园，全收眼底，但实际却不尽然！

园中树大葱郁，阻挡了视线，再加上许多楼宇，像屏风似的，东一座、西一座，矗立在丛树之间。

你真正能看到的，依然只是局限于眼前的景物——花园的一角而已。

姬红药走入亭子，伸手掠掠披肩长发，娇媚地道：“云大哥，待回我们到沧海一粟楼去吃晚餐。”

君箫道：“沧海一粟楼，这名称倒很别致。”

姬红药道：“这楼名是姐夫取的，聚英楼接待各地江湖好汉，各个地方的人，口味不同，沧海一粟楼，有的是各省各地的名厨，只要你叫得出名堂，他们就做得出来。姐夫说：沧海喻大，一粟喻小，这沧海一粟楼，在四海之内，就像一粟之微，但四海之内，所有的口味，却尽在这一粟之中。”

君箫道：“你姐夫倒是个博学之士。”

姬红药咕地笑道：“他书看得很多，知道的事情也很多，明明是总镖头咯，他偏要穿着长衫，摇着折扇，看去像个读书相公，所以我大姐背后就叫他书呆子。”

正说之时，只见月洞门口，忽然抬进一顶黑色轿子来！

那顶黑轿四面都用黑布围得密不通风，不知里面坐的是什么人？

轿前有两个人急步而恭敬的引路，轿后跟着两个人，也是一身黑衣，而且头脸、双手等处，都套着用黑布特制的头罩和手套，看去就像一团黑炭。

其中一人，肩头还揹着一个大麻袋。

因为距离太远了，看得不大清楚，这一行人进入月洞门，只有一小段路，就被一丛树木遮住，看不到了。

姬红药轻咦道：“这人好大的架子，进了花园，还坐在轿子里，要人抬着走。”

君箫问道：“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”

姬红药摇摇头道：“不知道，看样子，是刚来的人。”

君箫心中暗道：“这轿中人由人抬着直入花园，可见他是个极有身份的人，聚英楼如果真是七星会的一处暗舵，那么此人当是七星会的高层人物无疑！”

这时那顶黑色轿子已在假山左首一条大路上出现！

这回距离近了，已可清楚看到轿前两人。

一个是文士装束的人，白面无须，举止斯文，一路行来，宛如行云流水，从容潇洒。

另一个则是聚英楼总管冯友三，他弯腰前趋，一副虔敬小心的巴结模样，越发显得轿中不是等闲人物！

姬红药忽然娇呼一声：“啊，是姐夫！”

君箫时常听她口中提起“姐夫”，也早就有一个印象，她姐夫相貌俊逸，喜作书生打扮，手中摇折扇，那准是轿前那个文士装束的人了。

果然那青衫文士听到姬红药的娇呼之声，忽然脚下一停，抬头朝假山望来，口中叫道：“红药，还不快下来？”

他脚下一停，转身朝黑色轿子歉然道：“敝戚年幼无

知，惊动钩驾，还乞恕罪。”

轿内那人问道：“她是你何人？”

青衫文士躬身回道：“她是晚辈姨妹。”

轿中那人道：“很好，我要见见她。”

姬红药一手拉着君箫，急急说道：“云大哥，快下去，我给你介绍姐夫去。”

也不待君箫答话，连跳带跃，往假山下奔去。

黑色轿子已在铺着青砖的大路上停下来了。

姬红药一直奔到青衫文士前面，欣然道：“姐夫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……”

她直到此时，才看到总管冯友三神色拘谨，垂手站在边上，姐夫脸上也没有笑容，双眼瞪着自己。

一时使她感到有些不大自在，心中暗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青衫文士没待她说下去，就低呵道：“红药，快去见过副总座。”

君箫随着姬红药身后而来，眼看这位被称做小诸葛的诸葛真，果然生得唇红齿白，风度翩翩，一表人才，只是眼神有些不正。

姬红药平日任性惯了，她兴高采烈，一心想把君箫介绍给姐夫见面，却没想到姐夫当着君箫，给她这么冷漠的脸色看，心头更觉大是不快。

她自然知道姐夫口中的“副总座”是指轿中人，心中暗暗哼道：“副总座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故意冷冷地道：“谁是副总座？”

诸葛真听了姬红药的话，神色为之一凛！

只听轿中唧唧笑道：“你就是姬老总的小女儿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姬红药心中暗暗哼道：“你最多是我爹的副手，哼，姐夫也真是的，巴结得她这样殷勤！”

一面昂首道：“我叫红药。”

“很好。”

轿中人又是一阵唧唧尖笑，说道：“大概平日里被你爹惯坏了，刁蛮得很，小女孩有时刁蛮些也蛮可爱的，唧唧唧！”

君箫听她笑声，心中猛然一动，忖道：“轿中人是八手罗刹厉九娘！”

诸葛真连忙躬身道：“红药年幼无知，多蒙副座夸奖。”

只听轿中人又道：“后面这个小伙子呢？又是什么人？”

姬红药道：“他是我朋友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叫他走上来些。”

君箫心头微微一凛，忖道：“莫非这位老妖婆已认出我来了。”

心中想着，抱抱拳道：“婆婆可是叫我吗？”

轿中人唧唧笑道：“不错，你过来，我有话问你。”

君箫依言走了上去，和姬红药并肩而立，故意拘谨地道：“不知婆婆要问什么？”

诸葛真望望君箫，修长的剑眉，微微攒了一下。

轿中人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君箫道：“在下云惊天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何人门下？”

君箫噤嘴地道：“家师是天山脚下一个牧羊的老人，他老人家没有名字，就是有，在下也不知道。”

“天山脚下牧羊老人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是哪里人氏？”

君箫道：“在下生长塞外，是家师抚养长大的。”

轿中人问道：“你使的兵刃就是箫吗？”

她很注意君箫腰间插着的那支铁箫。

君箫摇摇头道：“不，在下使刀。”

轿中人又道：“你会吹箫？”

君箫又摇摇头道：“不会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那么你腰间插的这支铁箫是做什么用的？”

君箫轻松地道：“这箫不是我的。”

轿中人奇道：“是什么人的？”

君箫道：“是四川唐门弟子任剑秋的。”

轿中人问道：“唐门弟子的东西，怎会在你身上？”

君箫道：“他一再无事生非，找在下麻烦，是在下从他手里夺来的。”

“很好。”

轿中人呷呷笑道：“你是要气气唐友钦这老儿。”

君箫道：“那倒不是，因为这铁箫中暗藏唐门歹毒无比的‘夺命飞芒’，在下所以要把他夺下来，带在身边，只是等待任剑秋来取回去罢了。”

“很好！”

轿中人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敢和四川唐门作对，着实有种！”

君箫恭敬地道：“婆婆夸奖。”